

儿子是保安

□万州



插队“帮凶”

□李秀芹

排队做核酸采样,我前面一个小姑娘,十一二岁的样子,等快排到她时,她的母亲领着弟弟也来了,母亲和小姑娘并排站着,打算一家三口一起做核酸。

人群中没有人反对,大家都习惯了,一人排队全家做,再说孩子的检测码在母亲手机上,母亲拿着手机扫码,现在做核酸又快,不久就做完,也没必要为此事争执。

但小男孩见母亲要他和姐姐一起做核酸,突然翻脸不同意了,非要站到后面去排队,母亲当然不同意了,这样一来,她就要浪费十多分钟,小男孩见母亲死拽着他的手不放,便吵母亲:“不排队,会让人家笑话。”母亲安慰道:“没事的,没人会笑话,赶紧做完赶紧走就是了。”小男孩生气地回答:“有人笑话,他们心里笑话了,插队就是不对。”

我心里挺佩服这个小男孩,但碍于大人的面子,便帮他母亲打圆场:“没人笑话你的,抓紧做了吧。”小男孩听我这么说,不仅不领情,还赏我个白眼,然后跟母亲哭闹起来,真是不识好人心呀。

这时,轮到小女孩做核酸了,母亲跟着进去给她扫码,小男孩没有跟母亲进去,他哭着跑到队尾去排队了。

我做完核酸后,小男孩还在后面排队,他母亲虽然在我前面做了核酸,但还得帮小男孩扫码,这个队也算“白插”了。回家后,跟家人说起此事,话里话外都在夸小男孩懂事,小孙女批评我:“没必要夸小男孩,他只是做了正常人该做的事,您的错误是不该立场不坚定、和小男孩母亲一伙儿。您的大度是在变相鼓励这种错误行为,所以小男孩生您气是对的。”

果然小孙理解小孩,我问小孙女正确的做法是什么,她说:“您应该在心里笑话插队行为。”那如何在心里笑话呢?她说:“就是不说话,但也不高兴,不给插队的母亲好脸色就行。”

小孙女这样一分析,我才发现,原来我也是插队“帮凶”呀,或许正是我这种“帮凶”太多,让小男孩做一件正确的事情却感到孤立无援,这才是他气哭的原因吧。

让座

□雨佳

最近又开了回眼。我坐公交车,某站上来一个老大爷和一个戴墨镜的少妇。我赶忙给老大爷让座,他对我一笑,转身对少妇做了个“坐”的手势。少妇笑盈盈地对我说了声谢谢,就摆出落座的架势。我发现不对劲,忙一屁股又占住座位:“对不起,我是给老人让座。”少妇理直气壮:“那是我老公,他愿意给我坐。”

周围的全伸着头朝这边看,我的牛脾气给激上来了:“对不起,如果你的年龄在六十岁以上,我就让给你……”

老郭是我交往了20多年的老友。老郭的妻子给我打来电话说,有天她陪老郭游山,老郭抱住一棵槐树哭了起来。老郭的妻子说,你劝劝老郭吧,他这样下去,是要命的啊。她说,老郭天天夜里失眠,造成内分泌失调,脸上起了皱皮,她去老中医那里给老郭抓了中药熬来喝,老郭喝得嘴里有了一层厚厚的舌苔,还说舌苔也是苦的。

那天,老郭的妻子在电话里哭了。她说,老郭还是家里的顶梁柱,他要是垮了,这个家靠谁支撑啊。

老郭忠厚实诚,我那年买房子差钱,兜兜转转中找人借钱,却四处碰壁遭到各种理由推拒。只有老郭,有天黄昏来我那墙壁渗水的老房子,把抱的报纸包哗啦一声打开说,这是10万元,你拿去,啥时候有了钱再还就是。

我约了老郭到一家馆子里见见。老郭一连喝了两杯,喝着喝着,他的泪就从眼眶里滚落下来。

老郭终于对我敞开心扉。老郭垂下头说,我儿子是个保安,我这脸往哪儿搁啊。

那年,老郭的儿子网游成瘾,常逃学。我陪着老郭去城里一家一家网吧找他儿子。一个深夜,我们找到他趴在游戏机前睡着的儿子,老郭一把抱住儿子,几乎是半跪下了:“儿子啊,跟爸爸回家吧!”老郭的儿子突然冲出门外,消失在夜色中。我和老郭在大街上跌跌撞撞继续找他儿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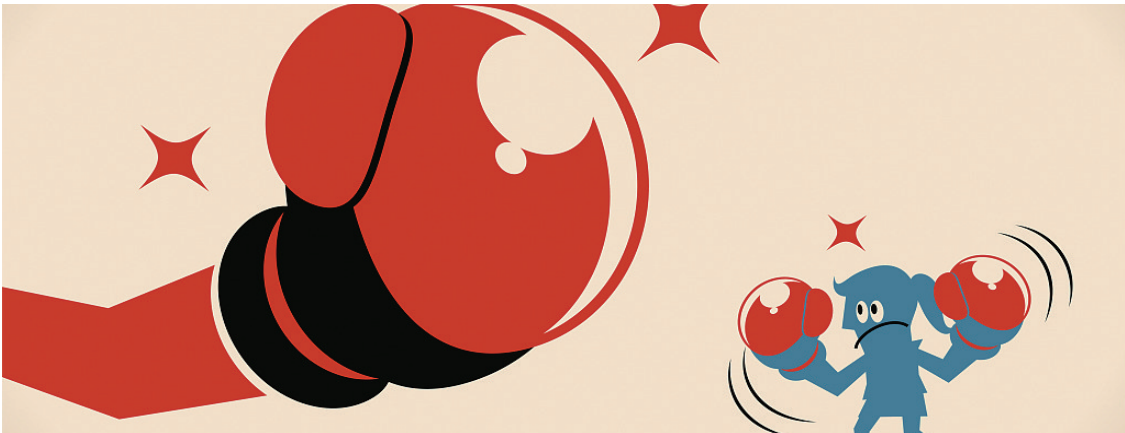
老郭的儿子在高三上学期就辍学了,他告诉老郭这学实在是上不下去了,他在课堂上如听“天书”,完全和学校的课程脱轨了。

老郭无奈之中,只有答应了儿子。老郭的忧郁,从那时就开始了。

老郭的妻子倒是豁达,她说,这人来世上一遭,老天总要赏人一碗饭吃。

儿子跟人到外地去打过工,一事无成回来了;老郭给儿子20万元搞投资,据说又被骗光了。

老郭在城里做一点水果批发兼零售生意,一年的收成也只是勉强支撑起一个家。老郭夜里睡不着,起来把存折一张一张摊开在床,反反复复算来算去。老郭对妻



弱势凶猛

□阿简

祸害我瞎眼老人不得好死之类的话,总之骂得挺狠。

那几个男生也不恼,仿佛还有一点得意似的,一个个捂着嘴偷笑。过了一会儿又换了另一个人给钱,要买一毛钱的。他这回拿的是贰分(记得是绿色的)。

老爷子把纸币捏在手上捻了捻,然后一言不发,抄起棍子又打向第二个。一边打一边骂,因为比刚才更愤怒,所以骂得也比刚才那一轮更狠。

男生们见诡计不能得逞,坏笑着一哄而散了。我看着老爷子酱紫色的脸上抽动的花白胡子,有点害怕,心里倒是服他的神功:明明眼睛看不见,却能一下子就知道有人在骗他,而且气势如虹,不好惹。

那以后过了好几年,我才知道他之所以有那种“神力”,完全是因为纸币上有盲文。

那个旧饼干桶里一毛钱三杯的瓜子;那些个冬日暖阳里的下午;那个把手揣进青布棉袄的袖口里,冷漠而警觉地倾听着过往行人的卖瓜子老爷子……在我的记忆中一直存留着。

那个老爷子的面相,是凶悍而骇人的。对于这一点,经事越多我就越理解:一个衰老的残疾人,要独自跟一众健全人抢生计,不凶猛强悍点,何以生存呢?